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

署名「袁枚」著
王英中校點

怪異錄

署名「袁枚」著
胡子遠校點

附錄：

隨園先生年譜

方濬師編輯
王英志校點

袁枚傳記資料

王英志輯錄

袁枚評論資料

王英志輯錄

隨園軼事

蔣敦復撰
王英志校點

袁枚全集

捌



王英志 主編

袁枚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蘇)新登字006號

袁枚全集

王英志 主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江蘇省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203 插頁64 字數4,136,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冊

ISBN7—80519—496—3/I·148 定價：200.00元(全八冊)

責任編輯：徐文博 朱野坪

袁枚全集

捌

外編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

署名：袁枚著
王英中校點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

署名『袁枚』著
王英中校點

《詩學全書》序

袁枚

幽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以厚人倫，移風俗：刪後真無詩矣！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而詩則讓李、杜。蓋詩有詩之奧，詩有詩之妙。自《三百篇》而下，歷朝變更，體例森森，非具有宿根而讀破萬卷者莫能工。工則生巧，可以任意表情，不必拘韻。蓋拘韻不得不湊拍；既湊拍，性情安有不爲所束哉！故曰：忘足，履之適也；忘韻，詩之適也。今之人，文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詩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宜其士風掃地而蜉蝣益多矣！

予性喜恬靜。每於月白風清、情興景會之際，酌酒賦詩，低吟朗誦，宛有太白之遺風。三妹素文亦醉騷墨，時晉隨園，問予若何而爲六朝之咏，若何而爲唐宋之吟，予一一標其例，并注釋之，以便瞭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聖人之樂。予既爲三妹而標例，詩稿曷不付之棗梨，廣行流傳，以副宏願？於是分門別類，匯集成帙，而名之曰《詩學全書》。

時嘉慶元年蒲月上浣，錢塘袁枚子才識於隨園。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目錄

卷一

論古風（按：據內文補。）

五言短古風

幾句一韻

幾句二韻

幾句三韻

五言長古風

一首中換數韻

通首一韻每兩句一押

七言短古風

幾句一韻

幾句二韻

幾句三韻

幾句四韻

七言長古風

詩學全書 目錄

通首一韻每句一押

通首一韻每兩句一押

四句換韻

幾句換韻句數多寡不一

促句換韻

長短句

幾句一韻

幾句二韻

幾句三韻

論樂府（按：『論』字據內文補。）

論近體（按：據內文補。）

近體五言、七言絕句

前散後對

前對後散

四句皆對

四句皆散

虛接體

實接體

正出正入

側出側入

正格

偏格

首句點題

次句點題

三句點題 四句點題

第一句與第二句點題

第二句與第三句點題

第三句與第四句點題

兩扇格 實事虛用格

竹枝辭 柳枝辭

近體五言、七言律

中二聯對 首聯中二聯對

中二聯及末二句對 八句皆對

中二聯實 中二聯虛

領聯實頸聯虛 領聯虛頸聯實

六句三韵 起句法 結句法

八句不對律 明體 暗體

平仄兩韵

卷二.....五

論變體（按：「論」字據內文補。）

似對不對格 扇對格 蜂腰格

偷春格 起二句對下六句皆不對格

仄體 拗體 單輓轡格

雙輓轡格 進退格

論排律（按：據內文補。）

近體五言排律

平聲三十韵皆全

近體七言排律

卷三.....二九

朝廷門

榮遇 紀述 諷諫

仕宦門

上投 功德

往來門

賀 訪 逢 贈 別 思

送 寄 酬 過 嘲 宴

會 哭挽 聯句

當身門

考試 譏刺 志喜 登臨

憑吊 咏懷 征行 旅寓

題記 閨情 古意 邊塞

咏史 謾興 遣悶 即事

游仙

卷四

論章法(按:『論』字據內文補。)

一章起承轉合 數章起承轉合

論句法(按:『論』字據內文補。)

實字句 虛字句 上二下三字句

上三下二字句 上四下一字句

上一下四字句 上四下三字句

上三下四字句 上五下二字句

上二下五字句 映帶句 倒裝句

詩學全書 目錄

論對句(按:『論』字據內文補。)

同類對 異類對 連珠對

扇對 巧對 借對 蹉對

句中對 流水對 輓轡對

論字法(按:『論』字據內文補。)

詩眼用實字 詩眼用健字

詩眼用拗字 落脚用雙實字

落脚用單實字 句中用活字

死字活用 煉第一字 煉第三字

煉第五字 煉第二第五字

煉第七字

論押韵(按:『論』字據內文補。)

論雙聲叠韵(按:『論』字據內文補。)

論脱胎換骨法(按:『論』字據內文補。)

全仄體

回文體

禽言體

詩學全書卷一

古之詩有歌行。如《鞠歌行》、《放歌行》之類。有歌，放情謂之歌。如《長恨歌》、《五噫歌》之類。有行，體如行書謂之行。如《兵車行》、《虎牙行》之類。有謠，通乎俚俗謂之謠。如《白雲謠》、《獨酌謠》之類。有吟，悲如蛩蛩謂之吟。如《白頭吟》、《梁甫吟》之類。有引，載其始末謂之引。如《走馬引》、《飛龍引》之類。有詞，言成文謂之詞。如《秋風詞》、《木蘭詞》之類。有咏，長言謂之咏。如《五君咏》、《群鴉咏》之類。有曲，委曲盡情謂之曲。如《烏栖曲》、《大堤曲》之類。有篇，出情鋪事謂之篇。如《名都篇》、《白馬篇》之類。有唱，發歌謂之唱。如《氣出唱》之類。有弄，玩情謂之弄。如《陽春弄》、《江南弄》之類。有嘆，慨惜謂之嘆。如《楚妃嘆》、《明妃嘆》之類。有怨，悲恨謂之怨。如《征婦怨》、《湘妃怨》之類。有哀，悲憫謂之哀。如王粲《七哀》、杜甫《八哀》之類。有愁，憂慮謂之愁。如《寒夜愁》、《玉階愁》之類。有思，遙想謂之思。如《長相思》、《遺所思》之類。有樂，志喜謂之樂。如《估客樂》、《涼州樂》之類。有別，分離謂之別。如《新婚別》、《垂老別》之類。

今之詩有古、近二體。古體內有：五言短古風，七言短古風；五言長古風，七言長古風；長短句短古風，長短句長古風。有樂府。近體內有：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

詩之體。自《三百篇》而下：有《離騷》，屈原所作。有古《樂府》，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有建

安體，漢獻帝年號，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有黃初體，曹丕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有正始體，曹芳年號，嵇、阮諸公之作。有太康體，晉世祖年號，左、潘、二張、二陸等之詩。有齊、梁體，通齊、梁兩朝諸公言之。有南北朝體，通北魏、北周與齊、梁諸公爲一體也。有唐初體，唐初謂襲陳、隋之舊。有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之詩。有晚唐體，唐之末世。有宋元祐體，宋哲宗年號，即江西派，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村、載石屏諸公之詩。

詩有宗派。李太白、杜子美、陶、韋、韓、柳、儲、孟、元、白、高、達夫、郎士元、盧綸、李商隱皆正派也。王、楊、盧、駱、段、成式、張喬以及蘇東坡、黃山谷諸公皆別派也。

詩之有粘者，調平仄，協音律，或五言，或七言，粘字成句也。此法惟近體用之，而就近體中亦須料理絕句。欲作律詩者，不過依前半四句之平仄，再作四句足矣。欲作排律者，再依起首四句之平仄，逐排整對，至八句不止，即是排律也。其四句內，第一句、第幾字用平聲，則第二句第幾字當用仄聲。第一句第幾字用仄聲，則第二句第幾字當用平聲。此通例也。其每句內，五言則第一、第三、第五字，可平仄通用；七言則第一、第三、第五字，可平仄通用。至於第二、第四、第六字，宜平必平，宜仄必仄，不可通用。唐、宋人失粘者甚多。近來律甚拘謹，考試則更嚴，失粘則不合式矣。梁沈休文爲律詩之祖。其所定八病：曰平頭，曰上尾，曰蜂腰，曰鶴膝，曰大韻，曰小韻，曰正紐，曰旁紐。平頭者，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字、「歡」字同平聲。「日」字、「樂」字同入聲。然此第就五言律言之。概論焉：大約首句第一字不得與次句第一字同聲，首句第二字不得與次句第二字同聲。五言律、七言律皆同也。上尾者，第五字不得

與第十字同聲。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字、「齊」字同平聲，此亦就五言律而言。概論焉：首句末一字不得與次句末一字同聲。五言律、七言律皆同也。蜂腰者，每句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謂兩頭大，中心細，似蜂腰也。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字、「甘」字同平聲，「欲」字、「飾」字同入聲也。鶴膝者，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謂兩頭細，中心粗，似鶴膝也。如：「客從遠方來，遣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字、「思」字同聲。概言之：首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三句末一字同聲，七言仿此。大韻者，重疊相犯。如五言詩，以「新」字爲韻者，一聯九字內，若用「津」、「人」字爲大韻。如：「吳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吳」字、「壚」字同韻也。小韻者，除本韻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客子已乖離，那宜遠相送。」「子」字與「已」字同韻，「離」字與「宜」字同韻，非犯韻脚，故曰小韻。正紐者，「壬」、「紅」、「任」、「入」一紐，一聯內有「壬」字，不得犯「紅」、「壬」、「入」字。如：「我本漢家女，來嫁漠北庭。」「家」字、「嫁」字是正紐。旁紐者，從連類而紐。若「金」、「錦」、「禁」、「急」，與「陰」、「飲」、「蔭」、「邑」是連類而紐也。如：「丈人且安坐，梁陳將欲起。」「丈」字、「梁」字是旁紐。

詩有體有用。作詩者，須言用，莫言體。就用上洗發，則意超而辭警，亦無版滯之病。若徒言體，則粘皮帶骨，縱極工緻，亦少閑趣。昔朱子有《寄胡籍溪》詩：「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閑舒捲，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見此詩，因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其詩，庶幾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吾爲詩以箴警之，庶幾聞而有發也。」因題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讀五峰詩，則知詩之貴言用矣。

詩有從性情而得者，有從學問而得者。司空圖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雄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獼祭魚》者矣。學問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語也。

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宋詩所以不及唐詩也，非以氣分厚薄。昔人謂詩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宋儒爲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傍門。

詩以意爲主，以辭附意，不可先辭後意。梅聖俞曰：「詩有内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入詩格。」如老杜：「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其內意：「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子。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所奉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方出，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又如皇甫冉：「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君能施化，天下一統也。前輩各法其意作之。如宋韓稚圭：「風定曉枝蝴蝶閑，雨餘春圃桔槔閑。」蔡持正詩：「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亦以「雨」比君恩，「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熟果」、「餘花」比大臣退隱也。《荅溪漁隱》（按：實爲《荅溪漁隱叢話》引《荅溪詩話》）云：「論詩以意爲主。」老杜《劍門》詩：「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槌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句法相同。但老杜意在削平禍亂，以尊王室。太白則一味豪放耳。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矣！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者不一。鄭縈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唐求詩思所游歷，必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間所能發哉！謝無逸問潘大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

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

詩戒無益之語。《詩眼》云：有士人携詩相示。首篇第一句有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云「二月已風濤」，則記濤之早也。其云「五月江深草閣寒」，「因驚四月雨聲寒」，言不當寒也。「五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言不當冷也。「今朝臘月春意動」，言未當有春意也。又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若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則無所發明，又不記記錄。退之所謂「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當共以爲戒。」

詩不可太着題。《漫叟詩話》：世有《青衿集》一篇，咏《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咏《席》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憑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言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也。

詩格以高下論。如咏鶴：「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消。」此白樂天詩也。「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詩也。僅規規於鶴之毛羽，格卑而無遠韻。惟老杜「老鶴萬里心」，劉禹錫「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此乃奇語。又，咏鷺：「拂日疑星落，迎風訝雪飛。」此李文饒詩也。「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此雍陶詩也。亦格卑無遠韻。若許渾「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此乃奇語。又咏梅：東坡「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勝於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又咏蝴蝶：謝宗可「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過於古詩「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竊偷香」。又咏雪：盛次仲「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高於孔平仲「斜拖闌角龍千尺，淡抹牆腰月半棱」。以上詩句，學者細玩味之，其氣格之

高下自見。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漢。如傅咸「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詩家偷狐白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王昌齡「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是也。賀貽孫《詩筏》：「自僧皎然有三偷之說。因指老杜「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長江水」；「江平不肯流」，同於「潮平似不流」。而後人遂謂老杜亦不免蹈襲。如：「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游。」沈佺期句也。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露中看」，特襲沈句耳。不知老杜深服沈詩，時取沈詩流連把玩，爛熟在人口間，不覺寫出。觀唐諸家詩句，相似頗多，非蹈襲也。且「人如天上坐」，不及「船如天上坐」，加「春水」二字作七言，更覺活動。而「老年花似露中看」，描寫老態，又豈「魚似鏡中游」可及哉！古十九首中，有竟用他家句者，曹孟德亦然。不獨寫來無痕，試取前後語反覆諷咏，反似大出古人之上。非如今人，本無佳句，偶偷他句，便見如窮兒盜物露出，便被捉獲也。苕溪漁隱云：「初學詩者，須效詩人好句調。或用古人兩字、三字、四處合來，入口便成詩，方不至生硬。要讀詩之多，擇字之精，始可摘用，久之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如黃山谷詩：「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老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韓昌黎云：「海氣昏昏水拍天。」山谷摘來，以四字合三字，便成名句。故摹仿句調，摘用現成字，學者不可不知。」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云：「沈侯用事，

不使人覺，若胸臆語。『祖孝徵曰：『沈詩「崖傾護石髓」，此豈用事耶？』按東坡詩：『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乃嵇康、王烈事，則「崖傾護石髓」，非不用事也。

詩要有野意。《休齋詩話》：『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惟淵明耳。如太白之豪放，樂天之淺陋，至於郊寒、島瘦，去之益遠。予嘗作野意亭以居，一日題云：「山花有空相，江月多清暉。野意寫不盡，微吟浩忘歸。」人多與之，吾恐其終不似也。』《歐公詩話·閑居詩》云：『妻喜栽花活，童誇鬥草贏。』得野人趣，非急務故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野趣悠然。有嫌「燒葉」貧寒太甚者，改「葉」字爲「藥」字。不惟壞此一句，并下句亦減風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余謂東坡「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楊誠齋「洲嘴兩船歸別港，岸頭茅屋出疏籬」，更覺野趣無窮。

詩不可不改。《漫叟詩話》：『老杜「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聞徐師川說，有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澹墨改三字，乃知古人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煉之功？」』《室中語》：『余在龍安道中作五言詩，初云：「雨時萬木翳，雨後群山開。」後改爲「未雨萬木翳，既雨群山開」，與其初大段不同。』《王直方詩話》：『東坡作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山谷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窗秋雁斜」，後改云：「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大勝乎前，故山谷長年多改定前作。『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所以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東坡云：「清詩要淘汰，乃得鉛中銀。」《室中語》云：「賦詩十首，不如改詩一首。」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